

【師子兒。眾隨後。三歲便能大哮吼。】

『師子兒』是稱初發心的菩薩，佛經裡面常將獅子比如來，所以「師子兒」就是比的菩薩。『眾隨後』，「眾」是指的聲聞、緣覺這些小乘聖者，雖然他已經證得羅漢果了，但是要比起一個初發心的菩薩，他不敢僭越，他還是要跟在菩薩的後面，不敢走到前面。正如世間的王子一樣，他是個王子，雖然年紀很小，那些王公大臣們還是要跟在他後面。你們前幾時那個電視裡頭的「江南遊」，你們看看那個小王爺年歲很小，那些老臣們都得跟著他後面，這就比的這個意思。『三歲』是比喻年紀很小，註解裡面講，這是「表見性之人圓修三法」。因為永嘉大師他是修天台止觀而成就的，因此在他集子裡面引用天台家的理論與方法的地方很多，這是講的「一心三觀」。一個初發心的人就能夠修學一心三觀，雖然他還沒有成就，他的地位已經足以使小乘聖者所景仰、所敬佩的。

【若是野干逐法王。百年妖怪虛開口。】

『野干』是比喻凡夫、二乘。「野干」是像狐狸一類的，比狐狸要小，也非常的聰明、也很狡猾。在佛經裡頭我們也常常看到，佛是將野干來比喻這些小乘聖者。牠是靈性很高的，所以在畜生裡面，在修道上來說也比較容易。你們好像在本省也聽說狐仙也不少，我也看到人家家裡供狐仙的。狐狸能修行，狐狸要修成人要花五百年的時間，才能修得個人身。我們已經得人身了，在狐狸看起來你們不修太可惜了！他費了五百年的勁才得個人身，你們這是一生下來就得人身，這不修行真是太可惜了！狐狸修成人，野干也能修行，那個黃鼠狼也能修行，香港有個黃大仙，那就是黃鼠狼。

我在大陸上，跟諸位說，見到過狐狸精，成了人的形狀，大概那個功夫還沒有到很圓滿，人是個人，面目很模糊，看不清楚，是個男身不是女身，是個狐狸精。不是我一個人看見，很多人看見過。住在什麼地方？就住在我的樓上。那個時候抗戰期間當中，我們是流亡學生。那個房子陰森森的，是一個大戶人家，那時候我住在衡山，房子一共有五進，那是舊式的房子一進一進的，他們家裡只有三個人，所以那麼大的房子很陰森。那個軍隊到那裡，他非常歡喜軍隊去住，所以住在那裡，每天晚上在那個樓上跑來跑去，有腳步聲音，像在那裡散步一樣，四平八穩的很多聲音。那個樓十幾年沒有人上去，那個老太太就告訴我，上面住的是狐狸，住了很多年了。

我那個時候年歲小，只有十六歲，我父親是軍官，所以我們家裡頭槍支就很多，在大陸上那個是抗戰期間，不像在台灣槍支有管制，我們家裡槍支很多，所以是天天去打獵。我自己房間就有兩支槍。所以我就很想上去看一看，年紀小，好奇，去看一看。但是我母親禁止得最厲害，別人禁止都禁止不了，我母親決定禁止，決定不能上去。可是有的時候牠在鬧，鬧得很厲害的時候，我就朝那天花板上開槍，一槍打了之後，沒有聲音了，不到五分鐘牠又在上面作亂。有的時候看到牠下來，但是什麼？你看到牠人，忽然間看見牠在那裡散步、走路，再一轉眼牠就沒有了，看到過好幾次。所以狐狸修行確確實實的。有些狐狸牠並不找人麻煩，跟人處的相安無事。可是你不能得罪牠，得罪牠的時候，牠就來找你麻煩，牠會報復的，而且報復心也是很重。這是告訴諸位，這個事情真有。

我在大陸上見過兩次，這個在衡山見過一次，抗戰勝利之後我回到家鄉，見到過一次，那是沒有見到人，見到過一樁事情。我們家鄉出米，蕪湖那一帶產米地區，我們那邊的米都是裝在帆船，你

們在幻燈片上看到那個風船，都是運到南京去賣。我有一個親戚他有一船米，從裝船的時候就看到有一隻像黃鼠狼一樣東西跑到船上去了，大家都找，怎麼找也找不到，找不到就算了，找了大半天也沒找到，算了，這一船米就運到南京去了。到了南京之後，那個米是用麻布袋裝的，麻布袋還是那樣的，裡面的米一粒都沒有了，一船米都沒有了。所以大家就曉得，一定是那個黃鼠狼搗鬼，一定是牠搞鬼。那無可奈何沒有法子，他們在南京住了幾天，船又回來了，就說了這個事情一船米不見了。回來之後，一船米在倉裡頭，一倉沒動，牠又給它搬回去了，真的事情，不是假的事情。天下之大是無奇不有，不要看到這些事情，這些事情不能相信的，真的，千真萬確的事實，這是我親眼見到的。所以那個《聊齋誌異》，我看起來認為裡頭都是真的，絕對不是假的，這不是假的是真的，確實是真的。你沒有經歷這些事情你不曉得，經過這些事情確實是真的。

這是講的野狂這一類、狐狸一類的，這是比喻凡夫、小乘。『法王』就是比喻大乘菩薩，「菩薩之人深悟法性」，大經裡面所講的「初發心便成正覺」。小乘人不能見性、不能了解究竟的道理，就好像那個野狂一樣，不管他怎麼個修行法，修行到怎麼樣，總而言之，牠還是屬於妖怪一類的，比起人還是比不上。總而言之，牠是不正常，縱然修成人，牠也行善、牠也布施、也做好事，畢竟牠不是人，牠是個妖怪。

【圓頓教。勿人情。有疑不決直須爭。】

這個地方『勿人情』這一句不大好解，這個可能是浙江寧波那邊的方言，它這裡頭有方言、有土話在裡頭。要解它的意思就是一切眾生，意思就是一切眾生。說『圓頓教』，一切眾生有疑惑不能解決的一定要求學，這個『爭』不是爭執，爭是求學，一定要認真

的去求學，要把它搞清楚，一定要斷疑生信。這一句是勸勉的話，特別著重在圓教、頓教，這是佛法裡頭的究竟法，也是佛法裡頭的最上乘法。

【不是山僧逞人我。修行恐落斷常坑。非不非。是不是。差之毫釐失千里。】

這兩句話要特別注意，這是永嘉禪師苦口婆心勸導我們。第一句是他自己自謙，並不是他自己喜歡多舌、喜歡饒舌，不是的。是為了慈悲憐憫後世的眾生，唯恐修行走錯了路。錯路裡面最怕的是邪知邪見，一個是「斷見」，一個是「常見」。斷、常這是邪見裡面的根本，無量無邊的邪知邪見，總而言之，都是從這兩個根本生出來的。這是怕我們錯用了心。何謂常見？所謂常見，我們拿最淺俗的話來說，一般人一個概念，人死了來生還是人，所謂是「有什麼了不起，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」，常見。另外有一種是「人死如燈滅，死了一切都完了，死了以後什麼都沒有了」，斷見。諸位必須要曉得，死了就不得了，麻煩就大！要解決問題就得現在解決，死了以後這問題就不好解決了。

所以那些超度、作佛事很困難，那個東西說老實話是安慰活人的。死人要能真得到受用，太難了。為什麼？他腦袋清醒的時候勸他學佛他都不肯聽，死了的時候勸他，他還能接受嗎？活的時候，看經都看不懂，念經他也聽不清楚，死了之後，那一念他就聽清楚、他就能接受？難，太難、太難！那個念經是什麼人管用？跟諸位說，學佛的人管用，學佛人他有這習氣，他每天在那裡念經，自己也在那裡做功課，死了之後人家給他一念經，他神識裡頭他有印象，他管用。從來不學佛、不聞法的那些人，念經他不懂，念了他不曉得是什麼。活的時候聽不懂，死了之後更不懂。所以這一點我們要曉得，一定要知道。這就是說明了，修行要趁一口氣尚在的時候

，一口氣不來的時候，遲了，什麼都遲了！要趁早，愈早愈好。我是二十六歲才聞佛法，感覺得太遲了！我那些同事長官都說，說我太早了，他說這個東西四十以後的事情。我說我現在聽到這句話，後悔都莫及了，能早十年，那我都不像這個樣子。所以這些人他不曉得。

那個斷、常二見也就代表了相對，諸位想想，一切眾生哪一個不是生活在相對的境界裡面？修行人要墮落在相對裡頭，不能從相對裡面超越，圓頓教那就談不上，圓頓是要超越相對。下面一句說，『非不非，是不是』，這兩句小註裡頭說得很好，這是說明是非之相一定要清楚，不能夠含糊籠統，學佛是要開智慧，樣樣明瞭，樣樣都不馬虎，清清楚楚而不執著。不是是非不分、不是善惡不分、不是罪福不分，清清楚楚，不分別、不執著，這個是學佛。底下舉一例子來說：

【是則龍女頓成佛。非則善星生陷墜。】

就是是非能夠辨得清楚，又不染著，這就叫『是』。龍女成佛，這個公案在《法華經》裡面。『非』，那就是走錯路了，以非作是，以是作非，就是是非顛倒，錯了。錯了怎麼樣？『善星生陷墜』。這個也是在《法華經》裡面有，有這段公案，善星比丘活的時候墮地獄。龍女八歲成佛，成佛沒有先後、沒有老少。六祖二十四歲開悟，繼承五祖的衣鉢為第六代祖師，那個時候他二十四歲。我們看看他們，慚愧極了，人家二十四歲成佛了，要曉得六祖明心見性，見性就是成佛。我們二十四歲的時候還迷惑顛倒，我到二十六歲才曉得佛。諸位想想，夠慚愧！人家是什麼樣子？我們自己想想是什麼樣子？我們跟人家有什麼差別？他有佛性，我們也有佛性，他能成就，我們為什麼不能成就？那就是他放得下，我們放不下。

我親近善知識，這個訣竅老師早就告訴我了。六祖到黃梅給五

祖第一句問答，五祖問他來幹什麼？他是想作佛的，「為求作佛，不求餘事」。人家口氣多大！來幹什麼？我是來求作佛的，其他的，其他的我都不要。這種志向可嘉。我們到這來幹什麼？來看看你們佛教到底搞些什麼鬼名堂，這就不一樣，當然成不了佛，你看看初發心就不相同。我第一次見章嘉大師，我向他提出一句話，那時候我還不曉得能作佛，不知道，這不曉得。不過我覺得佛法太好了，我向他請教，有沒有什麼方法叫我直截了當一下就入進去？章嘉大師眼睛看到我，面對面看到我的時候，至少看了有二十分鐘，一句話不說，看了二十分鐘，才慢吞吞的說了一句話，有。

說了個「有」又等了好幾分鐘，才說到底下，那個如入禪定，很有味道，第一次見面兩個鐘點，談了五、六句話。那五、六句話比那個長篇大論幾個鐘點都有效，定中說的。他那麼一定，我也就定下來，也就不那麼浮躁了。他說了六個字，「看得破放得下」，他說沒有我這麼快，說得很慢、很慢。可是我沒有他那樣的修養，我一聽了之後，從哪裡下手？又停了好幾分鍾，「布施」，兩個字，布施。我向他告辭的時候，他對我很關心，我今天教你六個字，你好好的去做，做六年就有感應。諸位你要是聽了這個話，回去幹不幹？

我那個時候對於佛法還沒有進入狀況，只一個月，接觸經典只一個月，我就認識他，是一個蒙古的親王陪我去看他。那蒙古親王跟我們宿舍住得很近，他有一個女兒九歲，常常到我們宿舍來玩，看到我桌子上有佛經。我第一部經典，我自己看的經，是從前那個國防大學侯校長他送給我的。我那個時候想看佛經，他是個學佛的，他有一個很好的朋友，跟我也非常好，他說你想學佛，他說侯先生那裡有經，他就在他那裡拿了幾本經書給我看。這小朋友看到我桌上有經，她回家就告訴她爸爸，她爸爸就來拜訪我。他說你看佛

經很好，他說有沒有、要不要找個人來指導指導？我說找誰？他說章嘉活佛很不錯。那時候我也不曉得章嘉活佛是何許人也。我說好！既然是有這因緣，他就陪我一道去看他，跟章嘉很有緣分，以後就是每個禮拜去看他一次。第一次見面那就是告訴我六個字，去做六年就有感應。我是學佛第七年出家的，就有感應，一點都不錯。可是得真做，不做就不行，一定要真做，依教奉行。再看底下：

【吾早年來積學問。亦曾討疏尋經論。分別名相不知休。入海算沙徒自困。】

這是永嘉大師現身說法教誡我們，他確實是這樣的，他是在天台用了不少年的工夫，真正開悟，他確實是在天台開悟的，是六祖給他印證的。所以他到曹溪只住了一晚上，是六祖給他印證的。可見得他對於天台的學理是非常的通達，對於天台的修法，就是教觀，尤其是天台最上乘的修法「一心三觀」，他是修成了。所以他是一個明心見性的人，到六祖那裡只是請六祖證明一下是不是真正見性了，這前面我們提到過。在早期他是一個研教的，是從教理下手的，所以在經論、在註疏裡面下過很多功夫，名相裡頭打轉轉。這些東西，跟諸位說，對於中下根性的人確實是必要的，是有需要的。我們如果不是上根利智，經教一定要用功夫，要認真的去研究，研究也得要講求方法。

我這些年來講經是沒有規矩了，雜亂無章。可是諸位要曉得，我是從有規矩出來的。台北市還有一些老居士、老同修們，我五十六年到台北來講經，他們都曉得，「循規蹈矩」，經典一打開先念段，破字、解句、消文、釋義、合講，一套一套的很有規矩，這不依規矩不成方圓。所以學東西要從規矩學起。現在要是跟我學，要學我這個講法，你一輩子不會成就。為什麼？沒有規矩，雜亂無章。所以你要跟我學的時候，要學我頭十年，就是我在台北講經的時

候，五十六年到六十六年，這個階段當中可以學得到東西。現在要跟我學的時候，那當然是上根的人才行，不依規矩，這是有點圓頓的味道。所以這是自己要不悟，東西要不熟不行，俗話講「熟能生巧」，開頭一定要學規矩才能夠成就。

李老師當年在台中教學的時候，他在台上講經的那個講法不准學生學的，學生講經他另外教，按照規矩教，講得沒味道，沒味道也就照那個講。好像李老師講經隨意發揮很有味道，不行！決定不能照他那個講，那一發揮就錯了，毛病百出。按照規矩講，雖然講得不好、不精采，沒錯誤、沒過失。我們練習講經的時候，孔德成也去聽，聽了之後，給我們有個評語，「言語無枝葉」，這個評語很好！講得有條有理，「言語無枝葉」，好的評語！雖然不精采，找毛病找不到，一個毛病都找不到，這個就是好。所以老師教給我們，開始學的時候，不求好、不求功，但求無過。我講的東西叫底下人挑不出毛病，要學這一點。如果要想求好、求功，那毛病百出。到你熟透了，自然就好了、自然就巧了。所以這個是要有相當時間去累積，不是一下就可以成就的。這是悟了以後，才曉得從前走這個路子是很苦，也很冤枉。實際上不冤枉，他要不走這段苦路子，他也開不了悟。所以我們今天是中下根性的人，也得要受這個苦，也得要經這個磨練，這個是必要的。底下兩句說：

【卻被如來苦訶責。數他珍寶有何益。】

這就是從前幹的「說食數寶」。為什麼？不是自己的。經是佛說的，註疏是祖師大德說的，統統不是自己的。研究經典那是釋迦牟尼佛的東西，研究註疏是古大德的東西，與自己全不相干。把它編成教材，組織綱領，說給別人聽，縱然說得天花亂墜，還是別人的，不是自己的。必須到自己開悟之後，這個東西是自己的，不是別人的了。展開經典，自己所悟的道理跟經典所說的一樣，藉經典

的組織、藉經典的次序表達自己心性裡面的知見，所以他不同。悟了之後，經是自己，註也是自己，自己的東西別人給寫出來了，味道不一樣。所以，悟了以後是直接的，不是間接的。

佛的經典、祖師的註疏，諸位要記住，就是教我們開悟的，不是教我們記誦的。所以你研究，研究的目的在開悟；你背誦，背誦的目的也是在開悟，這個路子就正確了。如果你光是要是憑記憶，我要記得多，我蒐集的材料多，我講得好，那個路子全錯了。不但佛法的書是如此，儒家的書、道家的書也是如此，都是教你開悟的，而不是叫你記誦的，記誦是開悟的手段，不是目的。下面兩句也是說出他自己的感慨。

【從來蹭蹬覺虛行。多年枉作風塵客。】

『從來』就是講無始以來，『蹭蹬』是迷失了道路，沒有法子精進，好像始終就在那個圈圈裡頭打轉，沒有法子突破、沒有法子前進，被困在涅槃路上。『多年』也是多生多劫以來，都是在外頭作客，沒有能夠找到回家的道路。這是比喻，比喻以前迷而不悟的時候修學的艱苦。所以我跟諸位說，善知識很重要，你要能夠遇到一個善知識，你就少走很多冤枉路，不遇善知識要吃很多苦頭。如果吃了很多苦頭，後來還被你摸到一條正路，你走出來了，這很幸運。怕的是愈迷愈深，永遠找不到出路，這就太苦了。這個事情在佛法裡也說，也是可遇不可求。佛法當中常講，這「善根福德因緣」，你能夠與善知識相遇是你有福、你有善根。有善根是什麼？能接受，這就有善根。有福德因緣能夠遇到。有人是有福德、有因緣遇到了，他沒有善根。沒有善根是什麼？不能接受，不能依教奉行。

我就是今天來想想，從前章嘉大師教我，我就那麼做了，現在想想都莫名其妙。為什麼？對於教理一竅不通，怎麼他講了我就相

信、就能照做，回家就修布施，果真就修了六年。六年怎麼樣？布施得身上乾乾淨淨，什麼都沒有了，我那些好書那麼多，布施光了，一本都沒有了，身上是一文不名，只剩了一套、二套換洗衣服跟一套棉被，什麼都布施光了。布施光了，心裡就有感應，出家的因緣成熟了，師父來找我了。那個時候明演法師還沒出家做居士，他給我買了一張火車票，一直買到圓山車站，我下火車就到廟裡去了，一文都沒有。章嘉大師教給我六年，那時候第七年布施得乾乾淨淨，對老師依教奉行，對得起老師了，布施乾淨了。

可是那個時候我有一個信心，「有求必應」，這是章嘉大師教給我的，有求必應。學佛一直到現在，跟諸位說，確實是有求必應，心裡想個什麼就能兌現。在台中求學那個期間當中，需要參考書籍，書都布施光了，需要參考書籍，心裡一動念頭，古人某一個大德有一個好註子，心裡動個念頭想求它，不久久的時候就有人送來，而且送來的版本都是線裝書，非常名貴的版本。我在台中學《楞嚴》，我現在手上《楞嚴經》大概有三十種註解，都是清朝以前的本子。你今天問我那些書從哪裡來的？這我不曉得，都不知道，有求必應。裡面求的，來得最難的，是《中觀論疏》，《中觀論疏》七個月才來的，其餘的書都沒有超三個月，有求必應。我那個時候求的就是法寶，我也不執著，這都是我的老同參（見如法師就是老同參），我那時候在臨濟寺，大家曉得我有很多好書，出家以後的，出家以前的都布施光了。

出家以後都是好版本，可是我還是不借。實在講，是放下了，放下了也不借。可是有兩個條件，第一個你發心弘法，我給你頂禮，雙手捧著供養你。譬如我發心講《中觀論》。那我《中觀論論疏》我就雙手捧著供養你。第二個是什麼？你發心翻印，我馬上就給你。你既不講又不翻印，那你保存還不如我保存好。為什麼？我很

愛惜，我能保存到原封不動；你拿去了，恐怕你糟蹋掉了。所以不是我捨不得，我是歡迎你們大家都拿去。為什麼？你們去弘揚，我坐在底下聽，舒服，我上台講多累，是吧！所以我現在告訴你，我好書很多，你們只發心，發心弘法，到我那裡去，我都供養給你。你們來代我講，你講就是我講，咱們彼此不分，你們分，我不分，你講經說法那功德都是我的功德，這多好！你看我不費力氣功德就圓滿了。現在要在台上費力氣功德才圓滿。有一種方法不費力氣功德就圓滿。

可是這麼多年來，就是這個願沒有滿，沒有人向我要經書、沒有人發心去影印，這影印也少數，很少數的。發心講經的時候，台中李老師講《華嚴經》，這《華嚴經疏鈔》是我給他的、我供養他的。我那個時候蒐集書，跟諸位說，還不止一部，只要能蒐集得到，二部、三部我都要，不怕重複。為什麼？版本難得。所以這《華嚴經疏鈔》兩部，供養李老師一部，我手上還有一部。還有就是《楞嚴經蒙鈔》，李老師也是歡喜得不得了，剛剛好我在香港也找到兩部，也送他一部，我還保存一部。所以像這些非常珍貴的這個典籍，我今天在此地宣布，歡迎你們問我要。但條件剛才講清楚了，只要你一發心馬上就拿去，你現在發心現在我就給你。我不怕你將來不兌現，為什麼？不兌現你有因果報應，我功德圓滿，你們有因果報應。這是講我們要認真的幹。

【種性邪。錯知解。不達如來圓頓制。】

『種性』，在佛經裡面常講五種「種性」，好像我們註子裡也有，但是在哪一段，我看過，不曉得在哪一段，你們諸位細心去查就是。這個地方大家在那裡聽一遍之後，回家去以後，慢慢的多用一點時間把小註統統都要看一遍，小註裡面生字都要把它查出來。背誦，前面的《禪宗集》的本文可以背誦，《證道歌》的正文可以

背誦。《禪宗集》講的是修因，《證道歌》講的是證果。這個小冊子「修因證果」，可以講，雖然是很小，篇幅不大，非常圓滿，意思非常圓滿。『種性邪，錯知解』，這就不能夠通達如來的真實義了，我們開經偈裡面講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為什麼會種性邪，知見錯了？這裡面最大的因素就是善根、福德、因緣不具足，遇到一個邪師了，這麻煩就大了！什麼叫邪師？不能夠觀機說法，就是邪師。就好像我們身上有病，我們要去看病，如果碰到一個高明的大夫，他一看就曉得我們這個病怎麼來的，一看，這麼一診斷，病原就曉得了，他開的藥方是藥到病除，這一看，一副藥吃了，病就好了。這個就是利根，菩薩種性，善根、福德、因緣具足。

如果碰到一個蒙古大夫，根本就不懂，裝模作樣給你看一看，實際上那是假的，他的藥都是現成的，拿那個藥給你吃，你運氣好，一吃，病好了，很靈，不錯；運氣不好，愈吃愈糟糕！在台北市我也看到，有一個什麼治頭痛的，有個醫生，我也陪了幾個同學到那裡去看，他們原先去看，吃了那個藥覺得很靈，普遍介紹，那個大夫門口門庭若市，排隊的人好多。我就看，我冷眼旁觀，給這個人把脈，給那個人把脈，在那裡問話，結果拿那個藥一包一包的都現成的，都拿好的、都配好的，都拿出來，我一看都一樣，我就覺得他那個問話是假的，診斷也是假的，什麼祖傳祕方，那個東西統統拿出來。結果以後人吃了沒多久，人都浮腫了、顏色都變了，趕快別吃，再吃就吃死了，害死人。這就是看病看錯了大夫，這算是密醫一類的。

那個看病，一下看那病覺得不對症，你警覺還快、還來得及。學佛知見要是錯誤了，自己不曉得，這個事情很麻煩。到什麼時候曉得了？病發作了，曉得了。病怎麼發作了？墮到惡道裡面去了，那個時候曉得來不及，已經墮了三途。所以到那個時候你已經覺悟

到錯了，後悔太晚，來不及了。因此，求善知識是咱們學道的第一先決條件，一定要求好老師。真正是一個好老師，捨了生命也不能離開他，你要有這樣的決心。

我求學的時候，出家之後，再回到台中去求學，身分不一樣，有許多地方不便。要是說到台中去求學，是增加台中同學的負擔，當然他們也很樂意支持我，我自己心裡感覺得過不去。我求學的時候，我還有個怪習氣，絕不找當地人，不向當地人要一分錢，人家看到我才放心，肯給我打交道。為什麼？我不會找他麻煩的、不會佔他便宜的。所以我在台北，台中人要幫助我，我在台北的時候，我沒有錢用了，有困難了，你們幫助我，台北的同學不找，一個都不找他。我住在台中的時候，台中一個人不找，台北的這些蓮友，你們要幫助我的時候，你們幫助我，我要離開台北，需要你們幫助我。我用的是這個方式。住在這個地方的時候，不找人麻煩；離開的時候，你們願意幫助我，可以。

所以在那個時候，台北汪覺定居士，他以後出家了，在香港圓寂的，他幫我很大的忙，我在台中求學，一直都是他護持。他找了十五個人，一個人一個月出十塊錢，在我想想，沒有關係，可以消受，因為十塊錢在他們無所謂，一個月一百五十塊錢，這是我在台中的生活費用。這個標準是李老師定的，出家了，一個月如果生活費用超過一百五十塊錢，你就不是出家人，他給我定的。李老師那個時候自己生活費用一個月一百塊錢，所以他把我這個標準提高，加到一百五十塊錢，他一天吃飯兩塊錢，我那個時候一天吃飯三塊錢。我們那時候過最低生活水準，這樣大家處在一塊其樂融融，安貧樂道。

我到那邊去的時候是打算怎麼做法？原先也沒有找護法，汪覺定居士後來找到我的，才這麼樣安排的，我接受了。最初去的時候

，我只是託人在泰國帶一個鉢來，因為泰國的鉢大，托鉢的時候能吃得飽。台灣那個鉢那麼一點點，那個不行，那是象徵性的，是紀念品，不實用的。帶來一個鉢來說，行了，吃飯問題解決了。所以我就到台中去求學。台中的蓮友大家都認識我，我到你這裡托一鉢飯，當然很歡喜，每一個同修輪流一次，要好多年才輪流到。我至少認識的總有五百人以上，每一家托一次的，一年才三百六十天，二、三年才會輪到你一次，你也很歡喜，我也很歡喜，這吃飯問題解決了，沒有憂慮了。那睡覺怎麼辦？那個火車站睡長板凳的很多，晚上到火車站睡長板凳，白天我就到圖書館裡去看書，晚上聽李老師講經，這個生活悠遊自在。

我到台中去跟李老師一商量。李老師說你來啦！來了，很好，歡迎。他說你住在哪裡？我說住火車站長板凳。我就把生活方式講。這不行，這個不行、這不行！我說怎麼不行？太好了！不行，你這麼做是好，人家要罵我，你一個出家人到台中來，來求學的，我沒有照顧你，別人要罵我。我說那怎麼辦？你到圖書館來住好了，圖書館給我一個兩個榻榻米的地方，兩個榻榻米，比火車站長板凳舒服多了，太好了！他說好吧！你就在圖書館吃飯。所以也不讓我去托鉢，那我要去托鉢，他不讓我去托鉢。諸位要曉得，我要托鉢天天吃好的。你想想看，蓮友幾年才供養一次，一定會先預備好的，我老早通知他，今天到你家，明天到你家，一定是預備好的。這個理想沒有能夠行通。所以，今天修道還是逍遙自在。

這就是老師重要，你認定這個老師有道、有學就得跟定他。我是跟著他十年，在他那裡大概學了大小經典學了有三十幾部。也是跟永嘉大師一樣，說食數寶，在那個裡頭尋章摘句、分別名相，在那裡搞這一套。這個是佛學常識、佛學的基礎，是從那個地方奠定的。我學佛的方針，理論的基礎，是從章嘉大師那裡得來的。所以

有他那個底子，以後到台中去研究經教。我就是兩個老師十三年，沒有走冤枉路，所以說是運氣好！這就是佛法裡講的善根福德因緣具足了。台中李老師那裡是朱鏡宙老居士給我介紹的，他們兩個是好朋友，也同年，朱老居士現在還在台中，也是九十三歲了，但是身體不好。

這是特別我提出來，這也是現身說法，給諸位做一個榜樣。這就是求學要有恆心，決定不能夠三心二意，哪一個老師好，你得自己要斟酌，最重要的是要你最敬仰的。我跟諸位說了，如果你對這個老師沒有敬重的心、沒有誠敬心，老師雖然好，也學不到東西，這是關鍵的所在。你對於那個老師有恭敬心，百分之百的恭敬心，那個老師沒有學問、沒有道行，你也能成就。可見得能不能成就決定在自己的誠敬，老師的增上緣還是次一級，這一點諸位特別要記住。所以你去求學，你看看現階段這一個地區裡頭，哪一個值得你最尊敬，你就去找哪個去，你一定會成就。不一定說是這一個善知識大家去跟他都會有成就，不一定，成不成就就在這個誠敬之心。正是印祖所說的，「一分恭敬心一分成就，十分恭敬心十分成就」，你既然對他恭敬就得跟定，沒有成就決定不能離開。好像從前學徒一樣，不能成就的話不能出師。一定要有自己成就了、獨立了才可以離開，自己不能獨立的時候決定不可以離開，這是學習的態度。下面兩句說：

【二乘精進沒道心。外道聰明無智慧。】

『智慧』是無分別心流出來的。『外道』用的是心意識，再聰明也沒智慧，智慧是真心本性裡面流露出來的。『二乘』雖然『精進』，怎麼說沒有『道心』？「道心」是講菩提心，二乘沒有菩提心，縱然精進，成就九次第定，證得偏真涅槃，不能明心見性、不能成佛，所以說他沒有道心。

【亦愚癡。亦小騃。空拳指上生實解。】

這兩句是比喻，小註裡面說，成年人、大人沒有智慧叫愚，叫愚痴；小孩沒有智慧叫騃，叫呆騃。這是比喻聲聞、緣覺以及這些外道，他們愚痴、呆騃。為什麼？『空拳指上生實解』。什麼叫「空拳指上生實解」？底下一句說得清楚了：

【執指為月枉施功。根境法中虛捏怪。】

這就是錯誤了，學佛把目標方向走錯了。禪宗裡面指月，「因指見月」，這是空拳，什麼都沒有，你可在裡頭著實、落實了，叫你指、叫你看月亮，你把這個指頭就當作月亮，這不就錯了嗎？佛的一切經教就是「指」，菩提大道不在經教裡頭，就跟月亮不在這個手指上，循著這個手指，離開它，看月亮。這就我們依靠這個教，就跟依靠指一樣，要曉得言語裡頭沒有道、文字裡頭沒有道，得藉重語言文字去悟真實的道，道在言語文字之外。所以會聽的，要聽弦外之音，這才會聽；會看的，要看文字以外的文字，才能夠見到真實相。最怕的就是執著言語文字，執著言語文字那就是「空拳指上生實解」，這就是冤枉用了功夫，就是擺脫不了『根境法』。

「根」是指六根，「境」是指六塵，「法」就是佛所說的一切教法。你要是擺脫不了它，這些全是障礙。所以末後說：

【不見一法即如來。方得名為觀自在。】

這一句下一鐘點我們再講。